

## 从深山里，能带回些什么

成向阳

霜降之后，天冷，风大，树叶纷纷落个干净，天空也是坦然得一望无余，但心里却不知怎么反倒不清净了，好像尘世的风呼啦啦从外一直吹进了心里，吹乱了那些人近中年日渐笃定的秩序。

恰好有同学招呼去山里，就跟上一搭去了。

一个整日拘束在书斋里的人，出门上了高速公路才知道，万物摇落后，好多远处的东西无论怎么看都不认识。比如有人刚刚指着后车窗玻璃问：“你看外面那些田地里长的都是什么？”

车窗外疾驰而过的是——一排排、一片片灰蒙蒙的农作物收获之后遗留下的种子，高高低低的在高速公路上一扫又一扫就过去了。那些种子还绿着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呢？我先说是玉米，又说是高粱，再说是谷子，然后它们就什么都不是地扫过去了。

这乱纷纷的答案，让我心里更为昏乱。嗨，这快得让人眼花心乱的高速公路啊，大明白日的，让出门上山的人像个傻子。

等终于进得山来，只听见满山遍野的风声呼啸。闷不出声的，晚上就站在山脚下的禅意客栈里住下。为的是一大早能够出去，在这安安静静静的山里看一看，听一听。

于是就一大早独自起身，偷偷摸摸开门，想谁也不打扰地出去看山。不承想一出客栈，山风就大得让人站也站不住。客栈后面，石桥下的一条小河也站不住，被风推着跌跌撞撞朝前流着。而那呜呜响着的山风在河面上也站不住。它俩似乎打了个平手。

而一轮明月，却花着半半边脸稳稳站在山脊上。它也在小桥头，也在杨树梢梢的喜鹊窝里。这一路从黑夜新鲜到早晨的山间明月，在每一处你触目惊心的地方都安安稳稳地站着，让你这山外来的，四面八方随便往哪里一看，就都白白地心虚。

就着微弱的晨光摸黑走，走过一堆山民家的黑煤，走过一堆山民家的旧木板，走过几辆客栈外夜泊的汽车，走过一个刚刚从汽车里钻出来的男人，我忍不住拦住他问：“大哥，现在几点？”

这刚刚合上汽车门的人脸色是黑的，他说：“你咋不看看你的手机！”

可为了能清清晰晰地看山，我特意把手机放在了客栈里。

就这样没有手机，也没有时间，我不清楚地又上了昨日上过的山，站在山野中的大文殊寺外，我捂着脸听风吹梵铃。叮叮的，叮叮的，像一个词一次又一次拧紧它的词根。

可一个词一次又一次拧紧它的词根该是个什么样子呢？该发出什么声音呢？结局又该如何呢？我忽然感觉我比喻得不像，我得承认想出这一句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老实。

吹到身上的风似乎慢了一慢，我挪开手指看一看，啊——那更高处倾斜的山脊正从光秃秃的杨树梢上奔涌过来，环住我伸出去的视线搂上一下，又倾斜着奔涌出去了。而猛然一慢却刹不住脚的风沙还在朝着心窝窝吹。漫山遍野，似乎只有那一小块是软的。

于是就捂着那软软的一小块往山下走。回来的路上，对面山脊上刚才站的月亮不见了，小桥头、杨树梢上的喜鹊窝里也是空空的。而那一面山顶上却煌煌地明了一块，鸟翅一样。

天光大亮了，山里的天蓝得要命。我们这些，就又相跟着在山上东西南北走来走去。

在南山寺的山门外，我看见了拴着的一匹马。这马是枣红色的，它安安静静地拴在木头桩子上，不垂头丧气，也不东张西望，只是端端正正，把不时喷着白气的鼻孔对准北面的山出神。我不禁好奇起来——天都那么蓝了，人都想跃跃欲试地上天了，它，却还是安于做一匹山脚下的马。我不禁凑上前去，认真看一看它——它的一对眼睛是潮的，泛着明亮亮的光。这匹马，就用这潮湿的泛着亮光的一双眼睛正对着凑过来的我，不闪避，却也不看我。

在它潮湿的眼里，我空无一物。唉，忽然就心有触动，觉得这四大风里的马呀，真像是蓝天浮升起自己之前，预留在山间的一个肉垫子——风再大，有这匹马坠在山中，便也不怕。这山间的天，蓝得真有点自私呢。

离枣红马500米的高处，有一棵巨大的松树，与山下安安静静的马正相反，它一直摇晃着自己，从两袍粗直直的树干到每一根细细的松针，都在摇，猛烈地摇，持续地摇，不折不扣地摇。好像它还嫌自己不够干净，偏要在这满山的大风里再狠狠地洗个灵魂出窍。

松涛呜呜的，呜呜的，摇着，哭着，就有一个松果落到石阶上，又扑噜噜地吹到我脸前。我俯身拾起这个松果，看一看装了起来。竟然就装了一路，装了300多里，直从山上装回了城市，直装得天也黑下来了。

在城市一盏路灯照得见的范围里，我一拍口袋，拍出这颗终于又想起来的松果，举起看了一看，手一松，就丢在一只垃圾桶里。

嗨！这深山里下来的松果啊……你跳下来时为何不把我这个山外来的人砸晕在山里呢？嗨，我们这些山外的人，你除了自己的手机，还能从深山里带回些什么？


 风物

## 可心桥

魏泽先

戊戌年的秋天，老家后魏营子村前的老龙湾河上终于架上了一座桥。

拿老年人的话说，这可不是以前架过的木桥、土桥、石头桥，这可是以后多少代人都走不坏的钢筋混凝土桥。

我回家收秋，正逢大桥架设接近尾声。有人说应该有个好听的名字，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后魏营子桥、幸福桥、感恩桥、顺心桥……名字起了一大堆，可就是没有一个能让入听了满意的。

有人说我是作家，又是在外面走南闯北的记者，见多识广有文化。于是，父老乡亲就让我拿个准主意。真的让我拿个准主意我还真的为难了。所以，不敢轻易开口。

此时，正逢戊戌年秋八月，国庆节放假的日子。对于农人来说，放假正是收秋的农忙时节。白天在地里收秋，累得浑身酸痛，但是，因为要


为一座桥起名拿主意，不敢懈怠。为这事，趁一个早晨，我登上了后魏营子村的后山山顶。

这时候，太阳还没有出山，大地沐浴在晨光之中，我坐在山顶上，周遭苍茫的大山海浪一般起伏在清晨的雾霭之中，各处皱褶里炊烟袅袅，经霜的树木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纷呈。虽然是早晨，但是，在这个“三春没有一秋忙”的秋天，村路上已经是人山人海，满载着收获的粮食，穿梭在丝线一般的山路上，显得异常繁忙。

在这些顺畅的乡间小路的缠绕中，让一条银丝一般的小河环绕的老龙背显得那样沧桑。这条河在地图上和考古记载中叫老龙湾河，它是小凌河一个重要的支流。我们村里人不叫它老龙湾河，叫它南河套。老龙湾河是它的大名或者是学名，是写在书本上的，南河套是它的小名，是村民们嘴里叫的。

老龙湾河是一条美丽的小河，水质清澈，鱼虾成群，是小村的骄傲。可是，“再好的孩子也闹人”，它也给小村制造过许多麻烦。

老一辈人讲过，有一年，村


 微小说

## 谁动了我的杏树

孙玉秀

漫天的雪花裹挟着一股寒气，不管不顾往四处钻。杨老汉闲来无事，把两手抄进袖子里，到市场上四处转悠，无意中瞥见市场一角蹲坐着一个中年男人。

男人的身后摆放了几根圆木，大约一米长，有碗口粗细，码放得很齐整。

杨老汉凑了过去，随手摸了摸，见圆木的切口很新。杨老汉凭山里人的经验，一看便知这是杏木，是刚从山上砍下来的。

一会儿工夫，男人身边围过来大半圈子人，不到半小时，那些杏木便被一抢而光了。

杨老汉很好奇，递给那男人一支烟，搭讪问，兄弟，你的生意不错啊？

男人接抽烟，吸了一口，憨笑说，城里人也不知咋回事，最近都稀罕买这个。

杨老汉问，你那杏木咋给截成一段一段的？城里人又不烧柴灶，他们买这玩意干啥用？

男人白了他一眼说，大哥，你这就有些少见多怪了，现在城里时兴这个。听说拿回去稍微加工一下，摆放到客厅里，可以驱邪避祸，小日子越过越兴旺。生意人摆放到店铺里，可招财揽客，生意越来越红火。

杨老汉撇撇嘴说，说得真邪乎，杏木这么灵？

男人摇摇头说，灵不灵我也不知，或许就是借个音，讨一个吉利话呗。

杨老汉叹口气说，可惜这些杏树了。我在老家住了那么多年，房前屋后都有杏树。我家的山场里杏树更多，每年春天都会开一大片杏花，漫山遍野，那才叫一个香啊！杏花吸引山上的蜜蜂成群结队地飞来采蜜，可没人舍得砍一根杏木。

男人说，那有啥可惜的。我不去砍，别人也偷着砍。你去看我们村，房前屋后的杏树几乎都砍光了。

杨老汉愣住了，呆呆寻思了半天，手里那根烟的火头烧到了手指，才猛然缓过神来。

杨老汉是河湾村的村民。30多年前，村里搞承包到户，杨家除了分到几十亩地，还在黑瞎子沟分到了十多亩打柴场。

每年初春，杨老汉都会在腰上捆一根麻绳，拿一把事先磨得锃亮的砍柴刀，到自家的柴场里砍柴，然后用

颤，哆哆嗦嗦地说，早知道掉河里，不如干脆蹬了。后来成为村里人的话把儿，跟“知道尿炕就不睡觉了”意思等同。

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出殡。父亲去世虽然不是冬天，但河水已经很凉了。发送老人最重的活儿是抬重，当时我在前面打着灵头幡紧走，后边的人抬着棺材跟着，到了河边，我踩着石头桥过去了，可是抬重的人多，又不稳定，没法过桥，但是，谁谁都没说话，就那么噤里啪啦穿着鞋从河水里蹚过去了。30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忘记当时的情景和当时的一个想法：要是有一座桥该多好啊！

以前，一到北风刮起，河边见冰碴了，人们就会聚在一起商量搭桥的事情，河水在结冰之前，是很凉的，冰冰凉。尤其是在是对冻之前的日子，行车都不方便，更别说行人了。于是，推举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找村主任审批几棵树，从村子各家敛来玉米秸秆，趁一个天气好的日子，喊一声，大家各带工具，齐聚河边，热热闹闹地搭桥。不等太阳落山，晚归的牛羊、放学的孩子们就可以走上新桥了。

曾经的记忆渐渐淡去，眼前的现实让人心旷神怡。且想想，我的眼光自然就落在了新桥上，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就在两年前，村里村外路面用水泥硬化的时候，前街的二爷说：“这家伙的，营子里外的道都修好了，就差河套一座桥了，要是再修上一座桥，那就可心了。”是啊，一个可心实现了多少代、多少人的夙愿呢。

在山的路上，再一次看这座多少代子孙也走不坏的水泥桥，我想，吃完早饭，就跟大家宣布：“就叫可心桥吧。”

## 铁西广场上的吊钩（外一首）

张笃德

铁西广场上一个巨大的吊钩  
器宇轩昂地站在城市街口  
像千锤百炼的工业骨头

力擎万钧  
吊起过轰鸣与喧响  
吊起过昨天的苦难  
和岁月的沉重

在繁华的世界里  
如此坦然地站立  
一切都是轻的  
霓虹灯影里妩媚的眼神  
披金戴银  
流光溢彩的脚步……

只吊重  
只吊支撑国家脊梁的钢铁  
只吊燃烧生命的煤……

吊起过摇摇晃晃的厂房  
吊起过铿锵的劳动号子  
铜花四溅  
吊起过哭 吊起过笑  
吊起过青春与梦想  
吊起过日月与星辰  
吊起过一个时代起起伏伏的心跳  
吊起过工业的壮丽与雄浑

吊钩在铁西广场骄傲地站着  
周边大厦上的广告牌  
一度被大风险些吹倒  
是顶天立地的吊钩  
钩稳了人心 钩住了大地

在铁西广场  
我看到在每一个黎明  
是吊钩把太阳吊起  
在傍晚  
搀扶着缓缓下沉的夕阳回家

### 和即将拆除的工厂合影

和即将拆除的工厂合影  
首选高烟囱  
120米高 红白相间  
避雷针上亮着灯  
曾经吞云吐雾  
工厂高昂的旗帜

其次 选择工厂的大门  
黑色的大铁门  
砖砌的门柱七扭八歪  
早已阻止不了发展的脚步

即使白钢做的电动门  
过梁像凯旋门一样的奢华  
也遮蔽不了破损的内核  
徒有一张虚张声势的脸

还要和一排排厂房合影  
阳光从天窗整齐地斜射进来  
照在电解槽 真空包 操作平台上  
工友手扶钢钎是最好的衬景

和工友合影一定要一只手  
拉着一只手 另一只手  
互搭在彼此的肩膀上

让深情的一瞬  
与工厂一同定格  
永恒的情感丝丝入扣  
像永不松动的螺丝钉  
抑或牢固焊接在一起的青春



本版插画 胡文光